

百姓博客



大牛肥洞子村人的喜悦(下)

——库伦旗“易地搬迁工程”后期回访

文/特木尔巴根

(接上期)

村支书徐大伟的喜悦

由于疫情防控,年轻的村支部书记徐大伟已经两天两夜没回家了。但是,疲惫的脸上依然洋溢着喜悦之色,浑身散发着共产党员的激情和干劲,令我们很是感动。

“我们红星村是得到国家易地搬迁工程和精准扶贫攻坚战的扶持,2017年从原来的大牛肥洞子沟搬迁至如今村址的新型村落。当时,村移民搬迁小组与28个建档立卡户全部签订了易地搬迁协议书,非建档立卡户也全都同意同步搬迁。”面对我们的采访,年轻的徐书记微笑着向我们如数家珍娓娓道来。

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,镇政府给村民盖了砖瓦房、棚舍、厕所,家里还铺上了地板,上了自来水。并且还落实光伏、基础母牛19头、基础母羊49只、基础母猪55头等项目,共计投入补贴资金38.5万元。又给每户提供了5万元的3年无息贷款扶持发展产业政策,帮助村民脱贫致富。

“当然,从沟里搬出来只是第一步,而如何让群众‘搬得出,住得下,能致富’才是我们需要终极解决的问题。虽然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,但我们不能一味靠国家扶持躺着过活,必须靠自身努力摆脱贫困,过上小康生活才是出路。所以我们村支部在这方面加大宣传力度,带领村民发扬祖辈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,不给国家添麻烦,不给党抹黑的精神,继续埋头苦干努力工作。虽然沟里沟外3里地的距离,但走出来后我们村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搬迁出来的3年之内,人均纯收入超过1万元以上,比起沟内的收入翻了3倍,28个贫困户如今全部脱贫。现在村民们的精神头很足,没有一个闲人,个个都在忙,也没有一个外出打工的。”徐大伟自豪地笑着说。

“今年是我们村的又一大丰收年。虽然一整个疫情防控很严峻,但由于村民的认识高,干劲足,我们村今年又一次取得了大丰收。全村4000多亩玉米,平均亩产1500斤左右;种了1500亩养麦,亩产也达到了500斤;其余500多亩种了高粱、

小米等,收成都不错。并且今年玉米价格比去年涨了不少。目前,全村有20户养牛,每户都20头以上,养最多的是徐玉才家,有50多头;有10多户养羊,每户都百只以上,还有5户养驴,最多的养20多头。我本人种植60亩玉米,打了9万多斤,还养了20头牛。无论是全村还是我个人,种植业还是养殖业,我们村今年真是大丰收。总体上来说,形势喜人,形势又逼人啊,我们还得继续努力,不能松懈。”从徐书记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内心的决心和喜悦。

知识分子徐玉清的喜悦

徐玉清是大牛肥洞子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,退休后勤居科左后旗甘旗卡镇居住。在徐凤和老人家,我们正好遇到了为家谱事宜忙碌的徐玉清。他向我们展示了“徐氏家谱”。

“徐氏家谱”显示,清朝乾隆三十四年(1769),被乾隆皇帝誉为“一代完人”“千秋典范”的清朝江苏巡抚徐士林的后人迁徙至山东荣成爬山后白马庄(现改为徐家庄)安营扎寨,繁衍生息。至清朝末年,徐士林后裔一支哥仁迫于生计加入到“闯关东”的大潮之中,来到了东北大地。

很遗憾,这支逃荒队伍在路上走散了。据传在朝阳八堆子留下一支人,在彰武留下一支人,剩下的先人徐悦,孤身一人来到内蒙古库伦旗大牛肥洞子沟落脚谋生。故此,徐悦成为库伦旗徐氏家族的一世高祖。据徐玉清推算,来此地的时间大约在清嘉庆十五年(1810)前后。初到大牛肥洞子沟的徐悦以土窑洞为居,以山泉水为饮,以黄土地为根,与周围人学习生存技能,坚强地和大自然拼搏,顽强地繁衍生息。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已在此延绵了“万、成、章、景、永、凤、国”字七代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虽然徐姓族人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。但沟壑纵横的独特环境并没有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,依然处在贫困水平。因此,1964年,徐凤义、徐凤久、徐凤林等5户迁往扎鲁特旗旗家铺谋生;1970年,徐国臣、徐国儒两户迁徙金宝屯农场谋生。此间还有徐凤学迁

往通辽县谋生。

改革开放以后,大牛肥洞子村徐氏家族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,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,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提高。但“出门就上坡,沟底方见窝”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。2017年,库伦旗委、旗政府贯彻国家“易地搬迁,精准扶贫”政策,才使徐氏家族祖孙四代100多口人,告别了生活二百年的大牛肥洞子沟,搬到了宽阔平坦的“五星新村”。从沟底到沟上只不过是1000米的距离,但就是这1000米,徐氏家族足足走了300年。徐玉清饱含热泪向我们诉说家族历史。

“目前,库伦旗徐氏家族已发展到了11代传人,总人口已达200余人。族人的足迹也遍及东北三省及内蒙古通辽市各旗县。最北端的是大兴安岭深处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旗的徐国星、阿荣旗的徐国富家庭。还有在辽宁省阜新市的徐国祥家庭、在北京的徐国栋家庭、天津的徐国俊家庭等。300年来,徐氏族人始终秉承先祖徐士林‘乾坤岂是无情物?民社还依至性人。不有一腔真热血,庙堂未许说经纶。但使无颜皆可富,若非有骨岂能贫!双睛不染金银气,才是英雄一辈人!’的训诫,兢兢业业,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,但这是没能走出大牛肥洞子的深沟陡坡,是党的易地搬迁,精准扶贫政策才使得我们家族重获新生,过上了幸福生活。俗话说‘吃水不忘挖井人’,我作为徐氏家族一员,有义务将这一过程完整的做好记录,讲述给世人。并时刻提醒后人永远记住党的恩情,牢记‘我们从哪里来?要到哪里去?’的宗旨,将忠厚、贤顺、仁孝的家风家教人文血脉世代传承下去!”徐玉清的眼中写满了坚毅和喜悦。

在大牛肥洞子村我们还走访了很多村民家,感触颇深。首先是全体村民的精神面貌令人刮目相看,他们脸上洋溢着笑容,显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靠双手能创造出幸福明天的自信。村风村貌决定一个村庄的未来走向,面对村民满脸的喜悦,我们坚信大牛肥洞子村的明天肯定会越来越美好!

百姓故事

为一棵树更名

文/耿艳菊

正午的阳光下,光像灵巧的小银鱼在橘红的水波里游动。那一片不起眼的树林,直到这时才知道原来是枫树林呀!差不多都是碗口粗,一棵、两棵、三棵,密密匝匝的,数不清,像一片燃烧着的橘红的海。

走近,站在一棵树下,踮起脚尖仰望,那橘红红得正,红得大气,红得端庄,朝霞一样灿烂蓬勃,晚霞一样沉静温柔。

一群鹅在枫树林旁边干涸的河底踱步,夸张地伸长着脖颈,朝我们唱歌似地叫着,音调拉得长长的,后面跟着养鹅人。养鹅人胖乎乎的,穿着棉衣,戴着棉帽,才是深秋,他已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抵挡寒风了。中午这会儿阳光正好,照得人暖暖的。他就摘了棉帽,单手拖着,抛起,落下接住,抛起,再落下接住,乐呵呵地不厌其烦地玩着这个游戏。

看我们对着枫树又是拍照,又是惊叹,养鹅人游戏也不玩了,丢下他的一群鹅,起初很严肃地询问我们知不知道这些枫树的名字,我们都迷茫地摇摇头。他突然又热情地给我们当起导游,他宽大的手掌轻轻拍着一棵棵枫树,自豪地介绍,知道不,它们是有名字的,叫元宝枫。

原以为“热情的导游”要长篇大论一番,而他只介绍了这一句就戛然而止,赶着他的鹅走了,边走边继续抛着他的棉帽子玩。

我们都觉得这个养鹅人有趣。的确,见到叶片形状颜色像枫叶的树,我们都称之为枫树,不会探究叫什么,是哪一种类型的枫树,是叫元宝枫,还是唐枫、三角枫、五角枫。这些也是因养鹅人的启发,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枫树的品类。

我们绕着这片林区转了一大圈,在高铁桥下又看见了胖胖的养鹅人。高铁桥下有一个小院,两间平房,还有一个用石棉瓦搭成的小厨房。小院是用木头围成的,一捆捆芝麻秆倚在木头上。院子里铺着一块雨布,雨布上衬着碎花布单,养鹅人正抱着一捆芝麻秆往碎花布单上磕芝麻。院子里还有一个女人,正蹲在厨房门前的铁案子旁烙芝麻饼。

谁说了一句真香啊,惊醒了一心晃芝麻杆的养鹅人。再次看到我们,他似乎特别高兴,芝麻秆往雨布上一摆,接着齐腰高的木头,蹭一下就跃到了我们跟前。他看上去有50多岁,没想到身手还如此敏捷。我们不由得笑了,朝他竖起大拇指。

一回生二回熟,养鹅人把我们当成了老朋友,向院子里的女人他媳妇介绍我们的相遇,要我们到院里尝尝新芝麻烙的饼。

养鹅人的媳妇朴实热情,一听我们是养鹅人的朋友,说,“元宝,别让朋友站着,去屋里把凳子都搬出来。”

我们一时有些发愣,养鹅人叫元宝?这么巧!那刚给我们煞有介事介绍的枫树名是不是胡诌的呢?

养鹅人的媳妇爽朗地笑了,看一眼养鹅人,对我们说,“他呀,就是轴得很。我们刚来这里时,他花了一个月时间认识周围的花草树木,飞鸟鱼虫。在他的眼里,这些都是和人一样,是我们的邻居,得先一一拜访它们,认识它们,这是尊重。他最喜欢那片元宝枫,是他到城里请教了大学里的老师,才知道它们的名字。自此,他就改名叫元宝,给所有亲戚朋友打电话,郑重宣布他的新名字,弄得大家都嘲笑他。我倒觉得蛮不错,吉祥如意,起码比他之前的好听。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”

养鹅人从前叫什么名字,我们没问,我们都觉得元宝这个名字很配他。为一棵树更名,这样的直率和勇气,一般人很难做到。

记忆

童年时光自由自在,快乐而难忘。虽然小时候的我们没有花哨的玩具,但大自然的花草树木、鸟兽鱼虫都是我们最好的伙伴。以致多年后读了辛弃疾的《鹧鸪天·博山寺作》中的“一松一竹真朋友,一山一水好弟兄”时不知不觉泪流满面。

那时,我们可以肆意的与虫鸟一起玩耍,父母从不责怪。记得有一次,我兴高采烈的带回一种貌似蜻蜓的飞虫,母亲见到后瞬间变了脸色。她说,这种小飞虫叫“豆娘”,是一种值得人类尊敬的飞虫,接着给我讲了“豆娘沉潭”的故事。大致是每次生产时,“豆娘”都会不顾生命安危,将身体沉入潭水,又常因精疲力竭而丢了性命。此后,我便对“豆娘”生了敬畏之心,看到别人捕捉时我也会给他们讲“豆娘”的故事。

生活在自己的轨迹上不急不缓的运行着,立业成家,生儿育女,上有老,下有小的日子让我们焦头烂额,常因此迷失了心性和爱好。不惑之年

生活感悟

一转眼,全世界的球迷们又迎来了新一届的世界杯,多年前父亲陪我看世界杯的记忆又一次涌上心头。

2006年6月是我有生以来最低落的一年,先是失业,接着是离婚,生活暗无天日,事事一团糟,我不想见任何人,整天躲在房间里看书,喝酒打发时光。母亲除了叫我吃饭,便是唉声叹气。

突然有一天,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突然买回一台电视机。我奇怪地问:“家里有一台,为啥还买?”父亲只说:“世界杯就要开始了,换个电视,看球更过瘾。”我有点懵:父亲啥时爱上足球了?以前我看球,他不是睡觉就是躲得远远的。我们所在的城市就有中超球队,可从未见父亲去看过一场比赛。

又见豆娘

文/董贵

后,生活慢慢地回到了正轨,不再热衷于繁华和热闹,不在沉溺不着实际的幻想,更多的喜爱在于山水之间。

一个清秋的双休日,应朋友之约去钓鱼,我本意不喜欢钓鱼,总觉得鱼被勾住的时候是痛苦的,但我不能阻止其他人的爱好。他们钓鱼我在河边观赏风景,秋老虎还是很热烈的,忽然我发现有两只豆娘在河边翩翩飞舞,竟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惊喜。刹那间像打开了五味瓶,往事一一在心头划过。波光潋滟中我看到了母亲语重心长的表情,看到儿时天真烂漫的笑容,看到那清澈见底的小河,还有那飞舞嬉戏的儿时豆娘。我不由得在真实与幻境中恍惚起来,一刻间深悟庄周梦蝶的意味。渐渐地眼前没有了树木河流,浮游于一片混沌和太虚之中。朋友钓鱼的惊呼声把我拉回到现实,刚被拉到水面的鱼不断地挣扎弯曲着,鱼的鳞片在阳光下很刺眼,我揉了揉眼睛,那只停留

在眼前的豆娘身躯绿莹莹的发着光。

豆娘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昆虫,属于昆虫纲,蜻蜓目,体态娇小,颜色多变。它们习惯栖息于流水或者静水的溪流、湖泊,喜欢水质干净的流域,休憩时总是把双翅合在后背。它们交配时需要高度配合,需双方身体合成“心”状方能完成,后仍连体双飞,直到产卵后才分开,它们把卵产于水中,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浸泡而精疲力尽,雌性豆娘会在产完卵后静静地死去。豆娘是早起的昆虫,旭日东升,天际刚刚发白之时,它们从睡梦中醒来,抖掉身上晶莹的露水开始展露娇小的身影,当然中午也是它们喜爱的时光。它们是肉食动物,捕捉一些蚊、蝇、蚜虫等害虫,是保护田地的益虫。

美丽的豆娘,轻盈点水,冷艳孤傲,随心所欲飞舞,用斑斓的色彩,旋起生命之舞,在炎炎的盛夏,透出一份气定神闲的清凉,使这个夏天不再炎热。

世界杯里的父爱

文/王亿

当时浑浑噩噩的我也懒得想那么多,世界杯开赛后就沉浸在激动人心的球赛中。每晚到了比赛时间,父亲都会准时喊我一起来看球,电视开播前早早地就摆好了花生米、鸡爪、啤酒和我最爱的小龙虾,每天晚上我一边看球,一边激动兴奋地大喊大叫,心中的郁闷和众多不快仿佛也一下子都消失了。

父亲也不输于我,和我一起大呼小叫地喊着:“臭球,好球,快射门啊……”他跟我一起拍大腿,一起喝啤酒,一起点评足球,当然也会顺便念叨些其他的事。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和父亲一起喝酒看球,也是我们父子俩聊天最多的一段时间。

很快,世界杯结束了,看得我激情澎湃,整个人也逐渐从沉闷中走出来,可父亲却脚脚莫莫其

妙的红肿疼痛起来,去医院检查原来是痛风发作。医生说:“与喝啤酒吃海鲜有关。”

回到家,我跟母亲抱怨,父亲什么时候患过痛风?为了看球都不顾身体吗?妈妈白了我一眼说:“你爸早就有痛风,只是你不知道,他哪会看球呀,还不是见你心情不好才想法子逗你开心,一把年纪每天还起早贪黑地看球,吃不好睡不好,脚疼就吃药坚持着……”不知不觉,我的眼睛湿润了,我竟如此粗心,如此不了解我的父亲。

接下来的几届世界杯,我依旧故意装糊涂,继续和父亲看球侃球。今年的世界杯,我已经跟妻子请好了假,专门回去陪父亲看球,我知道父亲喜欢借着看球的机会和我好好聊聊,而我也正好享受那份浓浓的父爱。